



石阶缝里的小草

安徽池州 赵柒斤

“草色遥看近似无”的早春,我最先瞧见春之端倪的是门前石阶缝隙里的一株小草:几厘米高,由一大一小两片嫩叶组成,茎细若丝,却尽显韧质。我惊讶的是,这株绿油油的小草似从硝烟滚滚的战场归来,全身伤痕斑驳,也彰显了它的奋斗精神和成长技巧。

情不自禁地蹲下身仔细打量小草时,突然刮来一阵风,粗暴地扑向小草。顿时,东倒西歪、前俯后仰的小草以柔克刚地抗争着。生于石缝间,为与乍暖还寒的天气及僵硬的石头奋斗,尽管每一次无可避免都被弄得遍体鳞伤!可小草始终不退缩,依然不屈不挠向上伸长,浑身上下散发出匹敌的震撼力。它还要面对路人无心践踏,甚至被人大脚板踩得趴在石上老半天喘不过气、挺不直腰的情形下,它也没绝望。它似乎深知自己没有玫瑰身上的细刺可以报复一下侵略者,可它巧妙地运用“低头”“弯腰”等生存技巧化解了一次又一次生命危机。我心疼地伸出手去抚摸它,结果摸上去的感觉的确不一样,叶片糙糙的、柔柔的,用心用力闻闻,居然透着丝丝清香,仿佛是春天的味道!

如果说春天的脚步是在与冰雪斗争后踏响的,那么盎然的春意便是在挣脱严寒威逼得以释放的。那么这株小草不仅要与气候巧斗,还与人为设置的石缝抗争,这种精神、这份执着及技巧便让人挂上了一串琳琅满目的铃铛,有的称之为“信念”、有的称“意义”、有的称“哲学”,借此驱赶天地间说

不尽的寂寞……

每天路过小草身旁,我都自然而然地行注目礼,它的风采、风雅、风尚、风格、风骨,纸上得来终觉浅。它没有大树的庄重和大气,没有鲜花的娇艳和妩媚,也没有梅花战天斗地的耐寒精神。可它那跳动的生长音符却倾诉着“学会低头”、“该弯腰时要弯腰”等跌宕起伏的人生哲理:无论生活平静或动荡,无论事业成功或失败,人生都需要奋斗与歌唱,需要掌握生长、生存技巧。一个人奔波在征途上,只有饮风食雨,从容面对峥嵘的岁月,坚守信念,就会像那株小草即使风吹得东倒西歪、被石缝磨擦得伤痕累累也奋力生长,人生的风采也会在不断的追求中春意盎然……

盯住小草,抚摸小草,内心一下纯净起来,思维竟开起小差。石头,这没有生命的东西竟然也想遮天蔽日,而我们人类就生活在被石头垒起的屏障中,原来石头的包围对人类就是一种客观真实的存在。由此及彼,每个人都有形或无形地被“石头”包围,人生短短一瞬就像那株小草,凭勇气、力量和本领、技巧等去反包围,并最终成就辉煌。

转场

安徽合肥 程局新

年纪过了六十,人生就进入下半场。有人告诉我,六十岁后的生活很可怕!《骆驼祥子》有这样的一段描述:人生如同一粒枣核,少年与老年很纤细脆弱,须要人照顾,只是青壮年时身体健硕有力,日子才丰满些。人到半百之后,除非你是“高高在上”,普通人都在走向弱势的道路上——观念的急速迭变,技能的推陈出新,身体的逐渐衰老,想谋事但常常力不从心。

少年心事如拿云,如今真的少心事。当初追求高薪与高位的愿望,理应变成对高雅与高兴的渴望。在职三日人问我,离职三日我求人,要知道远离职场,没有了自己的一亩三分地,许多事就身不由己了。如果怕,会像惧风怕雨那样不安;如果坦然面对,这就是那么一回事,天黑前的“黄昏”谁又能逃脱呢?

心平能愈三千疾,心静可通万事理。有人说:人生就是登高至顶后向下滑,身体各方面都会下降,只是下滑的速度不同而已。而人进了花甲子,许多损害健康的“雷”不知什么时候就起爆,即使是护颜有术的明星,也会皱纹驻目。根据有关资料显示,现代人的平均年龄是78岁,也就是说告老还乡的我们,距生命终点的平均数有近二十年的时间。即使是天会黑得很晚,三十年后才呈现老态龙钟,生命旅程也注定坎坷不平。远离疾病的折磨,也不想寂寞空虚,即使你有心很年轻,也要把追求健康与趣味放在头条的位置。

昔日戏言身后事,今朝都到面前来。少年时在农村,五十多岁就是垂垂老人了,除了一日三餐吃几碗饭,连一片茶叶都喝不上。六十多岁的重病都不求治了,因为那时人们的意识中,六十多岁已“行将就木”。俗语说“七十不留歇,八十不留餐”,照此说来,六十岁以后就无欲无求、郁郁等老。如今我们也不再年轻,时代的发展让大家获得长留人间的机会,将生活的标准抬高,那只有望“杆”兴叹,以一平淡与平静的心,不比不攀,不求不妄,也会自在逍遥。

看破空花尘世,放轻昨梦浮名。告别了职场,但江湖依旧,困惑并未烟消云散,如果不控制自己的欲望,心为物役、心为权役,那肯定还会很累的。其实今天丰富多彩,基本的吃饭穿衣问题不大,如果精力充沛,不妨披挂上阵,为社会为家庭再做贡献。如果安于平淡,不进职场打拼,不喜人间争斗,过着闲云

野鹤的生活也未尝不可。

不沉湎于往日的辉煌,努力提高自己的“心膈”。上半场主要是为社会、为了单位作努力,下半场则是为家庭、为自己作贡献。当身心不再受制时,不能自我、不光大情趣、不坚持业已养成的爱好,那人间还有什么值得可恋?我们都是奋斗与追求路上的红尘客,生命的延长如果是青春十年,那是意义非凡,如果延长的是抱病卧床的十年,人人都不希望。就我个人而言,生无可恋的日子,天早点黑也未尝不可。

罗素说:“得罪几个人,做错几件事,其实没那么可怕,这辈子活得委曲求全,战战兢兢最可怕。”一位老领导这样对我说:退休后的几年还可以做点事,因为这个时候身体还好,一直工作的习惯还可继续,六十五岁之后则要考虑闲适了。祖国山河很美丽,世界风景很特别,一定要出去走一走。在退休后二十多年时,用什么方法将其填满。我想这两点要努力去做到,青少年梦寐以求的地方,努力去圆梦;曾经的兴趣,重新拾起。红旗渠、呼伦贝尔、大兴安岭,还有茫茫的雪域高原,当然也还有岛国的樱花园,非洲乞力马扎罗雪山,雄狮出没的赛伦盖地草原,那都是我们梦寐以求的地方,去那里行走沉吟,就是追梦。许多心中一直隐约产生的爱好,比如书法和写作,发扬光大,用“好奇”将心中的空地打扮得光艳亮丽、花香满径。

行万里路,读万卷书,听百首歌,观数十景,伴一人终老,此生要求不多,努力完成。



永远的香樟

安徽全椒 孙伟

门前是宽阔的马路,路两侧栽种有许许多多香樟行道树,分别向路两端绵延有数百米之遥。其中,还有一棵棕榈;一棵香椿;一棵银杏等。这些树,都在不同的季节,展示不同的美态和风采。然而,一年四季,都能舒展娉婷风姿的,除了棕榈,就是香樟。更别谈香樟这常绿乔木,全株都具有香气;也别说香樟开花季节,日夜散发着幽幽的清香,就连周围的空气中,都弥漫着馨香怡人的味道。

“十年树木”,一点不假。才来这条街居住的时候,这些香樟才刚刚栽植。一米多高的树苗,只比成年人大拇指粗一点。它们没有茂密的枝桠,没有婆婆的姿态,一副弱不禁风的模样。细心的园艺工人,不仅仅为它们从根部到半身,缠上粗厚的草绳做防护,还在每棵树苗四周安插了四根木棍做支撑,伴随它们一路成长。

时光荏苒,十多年过去了。这些香樟树,已经差不多都长有十米左右的高度。比大海碗还要粗的主干上,浓枝密叶,层层叠叠。两侧主干上的枝条,有的相互伸展到了马路对面。和对面树干上密密匝匝的枝条,相互交叠着。浓密的树荫,把整条街道装饰成一条绿意盎然的通道。远远望去,更像一条绿色的长龙。巨大的树冠,向四周自由伸展。不过所有的枝叶,都环抱着主干,给人以无限的遐想和启示。

巨大浓密的树冠上,有调皮的八哥,在这里练声;有憨厚的斑鸠在这里安家;还有麻雀、喜鹊、虎皮鹦鹉等等鸟儿,都在不同的季节光顾这里。这里实实在在成了鸟儿们的乐园。

清晨,人们在香樟树上鸟儿的歌声中起床。夜晚,人们呼吸着香樟树散发的幽香入眠。烈日下,人们在香樟树荫下享受阴凉的惬意;雨雪中,路过的人们,可以享受香樟树团如伞盖的庇护。

细数香樟树的好。我曾经对香樟树还是心存芥蒂的。在落叶的季节里,香樟树不像其他落叶乔木,几天时间,叶子就全部凋谢落尽,环卫工人辛苦几天,就可以免受枯叶侵扰之苦。而香樟树三三两两的叶片,三天两头地飘落,持续天数特别长。尤其是它黑色的果子。假如被鸟儿啄食丢落,或者自己掉落。不管是落在地上,落在晾晒的衣物上,或者是落在停靠的车辆上,哪怕是你步行、骑车或者驾车经过树下,也会难免被果子砸中。那黑乎乎,黏腻腻,鸟粪一样的东西,确实让人讨厌。

直到有一天,门前道路拓宽改造。人行巷道旁的香樟树需要移栽别处。忽然之间,心里对这些日夜陪伴的香樟树,有了依依惜别之情。现在,随着道路拓宽改造工程的推进,那些香樟树被一棵一棵挖出,运往别处。那条绿色的长龙不见了踪影。悠长的街道忽然变得空旷。涌上心头的是单调,对,就是单调。整条街道,缺少了香樟树那具有生命力的绿。这里除了空旷和单调,还有什么呢?就连那些和人们朝夕相处的鸟儿们,也难见踪影。都通通飞往别处栖息了。恰逢盛夏,晴天里火辣辣的太阳毒吻着无遮无掩的街衢。白色的光简直让人眩晕。夜晚,也少了一缕幽香的陪伴。

终于,我不再为香樟树的落叶而烦恼;不在为香樟树的落果而生厌。有的只是永远的怀念。